



◇访学札记

2022~2023年访学之实地考察

□ 人文学院 朱传忠 摄影 朱传忠



海达尔帕斯站



卡拉曼的城堡



豪宅内部



街头乐队



特洛伊古城



博物馆的陶器



雕塑



战地医院



钱币



女性雕塑



青铜器



岩石墓



石棺



携带的士兵



中国的青花瓷器



中国龙

近年来,区域国别学成为国内的显学之一,而田野调查是从事区域国别学建设的重要方面,可以提供对国家的本土经验和一手资料。既然有机会来到自己研究的对象国土耳其,有计划、有设计的实地考察自然成为了访学的重要内容。

再到伊城

土耳其大学的学期安排与我国是一样的,有一个长长的暑假和一个不怎么短的寒假。趁着没开学的日子,自己去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见了朋友,也把伊城的历史街区欣赏了一下。伊城的历史街区不大不小,比较适合步行,因为朋友有事情需要处理,自己欣赏街区也是不错的选择。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去了考古博物馆以及其他历史古迹,也走到对岸,去了加拉塔,从高空欣赏了伊城的面貌。回来的路上,自己则迷了路,换了两次船,才回到了自己住的宾馆。

晚上,约好和九州兄弟吃饭。两个人在伊城的海滩,聊着共同的研究领域——中东国家,也听他讲阿拉伯国家的见闻,而我则是出国小白,只是偶尔说一下自己来了几天的体会。两个人的体会就是土耳其的物价在短短几周内上涨得厉害。最明显的是,他刚来时住的酒店,现在已经涨到了1000里拉以上,而自己所住的“自建民宿”也从两周前的200里拉涨到了300里拉。

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伊城溜达了五天之后,我也乘着土耳其高铁(YHT)回到了科尼亚。在折腾了各种换乘之后,浪费了我几十里拉之后,自己来到了pendik车站。这也成了以后到伊城的必经车站。

探访卡拉曼

卡拉曼是距离科尼亚最近的土耳其省份,坐最慢的火车大概1个半小时,周末可以来回。因此,自己在土耳其考察的第二站就是卡拉曼。卡拉曼原本属于科尼亚,后来单独成为一个省份。历史上,卡拉曼曾经是多个地方政权的都城,留存有城防遗址,算是不大不小的城市。

因科尼亚和卡拉曼均位于盆地之中,从火车上能够看到各种现代农业设施的使用,比如滴灌技术,农业的机械化已经比较普及,玉米收获也是机器收割,秸秆的回收已经较为普及。

由于城市不大,因此主要以步行为主,顺道看看街景。在街上看到了复制的、出土于今天蒙古国的石碑,看来这块碑不只在伊兹密尔有,其他土耳其城市也有。卡拉曼的公交车上,喷绘着尤努斯·埃雷姆的头像。这也说明这位“行吟诗人”在这座城市历史上的重要性。

偶遇了各种路人之后,在博物馆关门之前,欣赏了小而精美的卡拉曼博物馆,不过很多文物和碑刻都露天放置,保存的状态令人堪忧。外国的面孔总是引人注目,一位警察老兄和他的女儿对我产生了兴趣,一起合影留念。后来再次见他时,才知道这位仁兄是派出所的所长,曾经在意大利等国家有过驻外经历。

晚上在各种折腾之后,还是没能住上教师公寓,好的是附近有一家酒店,400里拉一晚上,而且还有早餐。住宿问题算是解决了,也慢慢计划着第二天的任务。第二天的任务是探访一家豪宅。在各种问路和绕圈之后,自己来到了当年的豪宅。豪宅是用石头建成的,从内部的装饰就知道主人当年的奢华。我还和爱人开玩笑,这就是土耳其人当年的大宅子。后来,才知道,稍有资金的土耳其人,都会选择在郊区置地,修建一座石块建的别墅。也正是因为采石的缘故,土耳其很多地方的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水土流失问题比较严重。

探访曾经的战场

因为研究的缘故,在来土耳其之前,自己的最大心愿就是前往特洛伊的古战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进行实地考察。前往战场所在城市恰纳卡莱只能乘坐大巴车。幸运的是大巴车在晚上出发,自己能够睡一晚,醒来时刚好能够看到美丽的海边日出。在经历了一路的走走停停之后,终于来到了恰纳卡莱。这也是一座海边

的小城,从车站坐车前往可以入住的宾馆,而前往特洛伊遗址的大巴车则在一座石桥的下面。

坐着前往特洛伊遗址的小巴,看着沿途的风景,海滨城市特有的高低不平地貌,让自己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想起来从学校到海滨浴场的“疯狂46路”。不知道当时坐在最后排,被颠起来多少次,那样的颠簸保证你睡意全无。特洛伊遗址位于半岛的平缓一侧,登到高处,可以俯瞰整个海峡。站在遗址高处,自己仿佛也化身了特洛伊的首领,与希腊的将领进行PK。怎奈造化弄人,最终还是被藏在木马中的希腊士兵,里应外合攻占了自己的领地。

回到宾馆后,原本计划着自己坐船前往一战的战场。可热情的老板招呼着自己可以组团前往,费用200里拉,包括轮渡的门票、午饭和交通费。令人惊喜的是,第二天的奔驰大巴上仅有四位游客,三位是生活在国外的土耳其人,一位是我这个东方面孔。其中一对中年夫妻生活在德国,在土耳其的黑海沿岸有自己的住房和产业。另外一位老兄则是钻石王老五。

一行人先后参观了岸边的炮台、澳新军团登录的地点、阵亡烈士的纪念陵园、凯末尔指挥作战的场所、战地医院等地方,亲身体会了战争的残酷和激烈,也想起了电影画面中双方要求暂时停战,收拾阵亡将士尸体的镜头。一天的行程是充实而又短暂的,自己也要计划前往第一个目的地——费特耶。

没能跑赢风暴

从恰纳卡莱出发到费特耶的大巴车,是晚上23:00出发,其所经过的道路也是沿海山道路。在迷迷糊糊中,自己能感受到了司机师傅各种急转弯转向的娴熟操作,也能感觉到大巴车在山路上的穿梭。这让自问想起古代帝王在此征战的故事,也能切身体会到古代关隘、天险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

费特耶的著名项目是滑翔伞、吕西亚之路、岩石墓和博物馆。因为恐高和经费

紧张,滑翔伞是不能体验了。吕西亚之路是骑行者的天堂和首选,我也不是徒步发烧友,走了一段体验一下之后,开始去岩石墓。

岩石墓,顾名思义,都建在山体之上,由岩石开凿而成。因此,有的岩石墓容易见到全貌,有的岩石墓则需要各种攀登工具和支撑,才能进入。自己只能欣赏一个最容易接近的岩石墓,看看它的构造、形制如何,至于它曾经的主人,只能通过墓口的标识牌来加以了解了。

费特耶的博物馆是此行的重点,在开门之后,自己开始了博物馆之旅,也是一场希腊和希腊化文化遗存的欣赏之旅,看到了各种雕塑、石棺、钱币和金银制品。有时也幻想着自己是当时的一位国王或权贵,有着享不尽的荣华和富贵。

离别费特耶之前,自己已经知道要有风暴来临,因此需要加速前往下一站——安塔利亚。安塔利亚是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的名城,也是土耳其较大的城市,是知名的外交活动安塔利亚论坛的主办地。前往安塔利亚需要翻越托罗斯山脉,正好可以体验从群山穿行的感觉。大巴车在群山之中穿梭而行,有时对面出现的是险峻的悬崖,有时是山脚下宽阔的山间平原,有时是山涧旁边潺潺的流水,而更多的是植被茂密的森林地貌。遥想数千年之前,这片森林可能是古埃及木材的主要供给地,人类历史上不同地域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鲜活起来。

人算不如天算。自己还是没能跑赢海洋风暴。坐车前往酒店的路上,雨势逐渐变大,只能找预定的酒店住下。如网络评价所言,自己预定的房间还是被店主给了别的顾客。自己只能在倾盆大雨中,回到这个酒店的分店,蜗居在一间仅能容身的房间里。由于下雨的原因,出行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自己也决定结束这次旅行,第二天返回科尼亚。然而刚坐上回到科尼亚的大巴车,天就渐渐放晴。我心心念念的安塔利亚博物馆之行也只能成为遗憾,只能期待下次再来。

◇真情故事

又见小时月

□ 外国语学院 英语11班 陈佳



张嘉瑜 摄

月光高悬于天,从秦时的关隘一路流到我的窗台,照着千载的山河湖海,也照着此刻异乡人独坐的桌案。它柔和不灼、清辉如练,如一位大爱无言的母亲,在静默中温柔凝视远行的游子。

今夜这轮他乡的月亮犹如一盏被时光反复挑亮的银灯。它认得那条清辉铺的路,从老屋檐角,到我风尘仆仆的肩头。如果清辉真能寄心,我多盼望思念能沿月光铺就的小路,轻轻走回旧年月下,抱一抱那个尚未学会乡愁的自己。

几时的月光宛如被晚风轻撩的帷帐。帐内卧着惺忪的我,帐外是踩着星光与露水赶到镇医院的爷爷与奶奶。奶奶那时已不年轻,爷爷更是年逾花甲。他们的目光慈爱而绵长,像一条看不见的温柔归途,将小孙女一路引回,安放在村庄静谧的圆心。从此,我的心在那里生了根。此后许多辗转的夜里,奶奶总会端来一只青瓷碗,碗中米粒还沾着井水的湿润。她用掌心焐着碗底,让那股温吞的热气透过棉布衫,一寸一寸熨开我紧绷的脊背。哼唱声是从喉间轻轻飘出来的,带着熟稻壳般的暖黄色,在昏暗中缓缓打着旋。我便随着那旋涡往下沉,像一粒终于落回粮仓的谷子。由此,夜夜好眠。

星河流转,长夜未央。二十年后,老家庭院的月光依然清澈。当我仰起脸,风里传来熟悉的注视——不是来自月亮,而是月光背后那道从不过期的凝视。它穿越二十年人海浮沉,又一次,像儿时那样,稳稳地接住了我。

月色穿窗,照亮往昔,也照亮今宵。明暗交间,我又见小时月,清辉如旧,皎洁如初。我坐在爷爷亲手打制的小木凳上,打捞关于他的记忆。那双手粗糙却极尽轻柔。纵使农忙时节,爷爷在烈日下收完最后一垄稻谷,总会绕到溪边,将沾满草屑与谷壳的手,浸进沁凉的流水里。在溪边甩了甩手上的水珠,他便朝我走来,俯身时还带着淡淡的稻草香。一双大手稳稳托住我的腰,将我高高举起。那一瞬,天忽然矮了,稻田忽然远了,我成了整条田埂上最高的那株禾苗,摇摇晃晃地,骑在了他汗湿的肩头。日头渐渐往西山里坠了。倦鸟驮着碎金,簌簌地投入林梢。空旷的田野尽头,布谷鸟的叫声忽远忽近,将暮色浸染得又深了一重。这时节,家家户户的屋顶上,炊烟开始悠悠地飘起来,像是村庄缓慢而绵长的呼吸。此时,爷爷便会荷锄而归。

如今想来,他对旁人总多了几分沉默,唯独对我,关怀备至。三岁那年,我在长椅上没坐稳摔了下来。爷爷彻夜未眠为我打造了一只小木凳。这只小木凳,是爷爷做的。四条腿站得稳稳的,凳面上留着刨子走过的纹路,摸上去暖暖的,像他掌心的温度。它总安静地待在枫树下,陪爷爷抽过旱烟,等奶奶择过豆角,也接过我童年晃荡的小腿。如今我回来,轻轻坐下时,木纹里便传来熟悉的吱呀声,像是它认出了我,在悄悄说话。爷爷的筋骨里,嵌着与山林田埂浑然一体的年轮。山给了他沉默的骨骼,土地给了他温厚的掌心。风霜在他额上刻下年轮,而他的目光里,始终映着最干净的土壤与最忠诚的四季。他掌纹里绵长的丝缕,织进了我命运的经纬,成了我生命的底色。月光是我的襁褓,松涛是我的童话。山教会我向内挺拔,土教会我向下扎根。故而我的生长,总是安静地,朝着有光的方向。

二十岁的月光下,我又看见了童年的那轮月亮。它记得爷爷箩筐里的嬉笑、野果可口的甜,记得爷爷如何把山野的性灵和土地的温厚都编进我的生命。如今他睡在月光照不到的地方,而月光仍然照常升起。我终于明白,有些离别不是消失,是以更静默的方式陪伴我成长。我在这人间渐渐长大,他停留在故事开始的年岁。每当月光漫过肩头,我仍是膝前数星星的孩子。时光如水,我如一块被他抚过的卵石,被思念冲刷得日渐温润,却从未改变被他握在手心的形状。

◇艺苑风景线

落日吻过的天空

□ 艺术与教育学院 音乐241班 张向远



张向远 摄

落日把天空当做一张熟宣,轻轻揉皱,又慢慢抚开,在带着毛边的金色里绽开,映出枝叶的剪影。晚风拂过,捎走最后一缕不肯坠落的霞光,于是,天开始了它缓慢的融化。

橘先是稠稠地滞留在西边天际,像舍不得化开的蜜,而后才一寸一寸,渗进底下那片越来越深的靛蓝里。金与蓝在交界处彼此浸润、缠绕,晕染出橘的、灰的、棕的缤纷颜色——恍若谁失手打翻了一杯渐变的酒,那酒液并不急着流淌,只是徐徐地、沉沉地,把整个天空都浸出一种微醺的层次感来。

暮色是耐心的匠人,一层一层地,把白日的棱角揉成含糊而温柔的曲线。这时,几缕被遗忘的云才显出身形。风把它们从隐处抽出来,拉成薄薄的、银灰的长丝,漫无目的地在低空舒卷、游移。它们仿佛不是云的实体,只是风路过时偶然凝成的、淡墨似的笔触,松松地、软软地,在天边勾勒着风此刻的形状,和它那欲言又止的、无人知晓的去向。